

高尔基与俄罗斯文学

叶果林等著

新文藝出版社

高尔基与俄罗斯文学

(苏)叶果林等著

赵 侃 等譯

新文藝出版社

• 1957 •

内 容 提 要

本書選輯全蘇政治科學知識普及協會的二篇專論，即叶果林的“高爾基與俄羅斯文學”和牟雅斯尼柯夫的“高爾基與文學問題”。“高爾基與俄羅斯文學”一文，總論了高爾基的創作意義，和他與古典作家創作上的繼承關係，特別是他在評價十九世紀俄國文學中先進因素方面的功績，同時也論述了他如何在革命運動發展中奠定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高爾基與文學問題”一文，系就高爾基生平各个時期創作上的特點作了分析。指出他早期創作中熱愛人類的特點，以及往後他在創作革命形象方面的重要功績，並介紹了他在各个時期與文學中各種反動流派進行鬥爭的經過。

這兩篇文章，雖然論旨相似，但都從各個不同方面論述了高爾基的生平、創作和意義。

高爾基與俄羅斯文學

[蘇]叶果林等著

趙侃等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425

开本 787×1092 纸 1/32 印張 3 7/8 字數 73,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定价(7)0.34 元

目 次

- 高尔基与俄罗斯文学(赵 侃譯) 叶果林(1)
高尔基与文学問題(夏志仁譯) 牟雅斯尼柯夫(37)

高尔基与俄罗斯文学

叶果林

1

天才的语言艺术家、热情的政论家、英明的批评家、苏维埃文学的领导者阿·玛·高尔基在他全部卓越的活动中，是一个为人民的幸福、为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战士。

还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好几年中，高尔基在描写为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勇敢有力的战士形象时，就怀着极大的热爱，在他的主人公的行为中刻划出在苏维埃社会才获得充分发展的人的高尚品质：高度的思想性、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豪迈、忠贞和英雄主义。

高尔基表现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和憧憬，刻划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优美和力量。高尔基作品的每一頁，都在号召人们去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为解放劳动人民的伟大事业作斗争。高尔基是最初反法西斯主义者中的一个，他满腔热情地仇视着帝国主义。

伟大的作家自始至终地忠实于苏联人民的事业，矢忠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矢忠于列宁—斯大林的党底事业。

1

他写道：“我們生活在幸福的国家里，这里有值得爱戴与尊敬的人。我們对于人的爱，应当貫穿，而且必然貫穿着对他的創造毅力的惊异感觉，对創造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人們的无穷的集体劳动力量的相互尊敬，对于作为全国劳动人民的領袖和世界无产阶级导师的党的热爱。”①

按照弗·伊·列宁的評价，高尔基是巨大的艺术天才，他給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帶來了很多貢献。列寧在評論小說母亲时，強調了这本書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应当起的作用。正如阿·瑪·高尔基所回忆的，列寧对他說过：“……這本書是需要的，許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現在他們閱讀母亲，会得到很大的好处。”②

高尔基敏銳地对待那些各式各样的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的任何欺騙行为以及一切伪装的社会主义。高尔基对于那些冒牌社会主义者的揭发，获得了列寧充分的贊同。列寧在1913年写信給高尔基說：“在您的信里特別使我高兴的是这几句话：‘从俄国知識分子的一切計劃和假設中，非常清晰地显出的是，社会主义思想是夾杂着各种各样的、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思想敵对的流派：这里又是神秘主义、又是形而上学、又是机会主义、又是改良主义、又是借尸还魂的民粹主义。所有这些流派都因为极端不固定而更加有害，他們沒有自己的講坛，所以不能充分清楚地加以斷定。’

“我着重指出使我特別贊叹的字眼。那就是‘根本上是敵

① 高尔基：文学批评論文集俄文版 555 頁。

② 高尔基全集俄文版第 22 卷 190 頁。

对和因为极端不固定而更加有害'。”①

布尔什维克世界观的巨大力量，在高尔基创作发展的实例上可以十分明显的看到。高尔基在1928年写道：“我只有在布尔什维克们中间，在列宁的文章中，在那些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和行动中，才见到了真正的革命性。”只有当高尔基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思想立场上的时候，他才创作出最完美的作品。相反地，离开这个思想，就经常地给他的艺术作品带来损失。就象在1908年，当高尔基迷恋于造神派②思想时，他就写了忏悔这样的错误作品；又象在1917年，作家对革命群众的力量也估计不足。玛·高尔基低估农民在俄罗斯革命运动中的作用，而有些过分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些错误就反应在他那时的批评与政论文章中。

列宁和斯大林给予高尔基当时的动摇以严厉的批评，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改正了它。

2

高尔基在文学活动头几年所写的几篇有关十九世纪文学问题的论文，很快地便成了他政论工作中的“日常现象”了。高尔基写了大量的历史、文学的论文：有关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柯和其他作家的个别评述，为俄罗斯文学的古典作家发行各版文集而写的许多序言等。不过，除了那些单独的历史文学的文章和研究外，还在革命前的时期中，高尔基就已经打算写一部专门著作——民间文学史。卡普里③学校中

俄国文学史的講义，也和这个意图密切地联系起来了。此外，高尔基还講述过有关出版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古典作家作品的龐大計劃。

高尔基的艺术观点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开始形成的，特別充分地表現在 1905 年革命以后，当时，作家以巨大的力量来反对頹廢派、神秘主义，反对在当时时髦的“純艺术”理論。高尔基用自己的艺术观点与这些对文艺有危害性的思潮对立起来，他把艺术看做是与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展开革命斗争的、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新人而斗争的、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按照他所下的定义，人民是“唯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的源泉”。高尔基在卡普里的講义中，力图指出俄罗斯人民革命运动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在这一时期他自己做为一个作家有过天才的貢献。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 19 卷 276 頁。

② 造神說或造神派(Бого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1905 到 1907 年革命失敗后，在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識界中产生的宗教哲学思潮。造神派企图創作一种“社会主义的”新宗教，以便就此把宗教和馬克思主义“結合起来”。列寧說：“俄国资产阶级为要达到其反革命目的，需要使宗教活跃起来，提高人們对宗教的需求，制造宗教，向人民灌輸宗教或以新的方式在人民中巩固宗教的地位。因此造神說的宣傳具有了社会的政治性質。”高尔基在这一时期，由于接近了波格丹諾夫小集团而受了造神派的影响。(根据簡明哲学辞典)

③ 卡普里为意大利島嶼，位于地中海，鄰近那不勒斯，1906—1913 年高尔基亡命至此，曾为俄国革命工人办了一所学校，高尔基亲自講授俄国文学史。講稿至 1939 年由苏联科学院整理編輯出版。我国有新文藝出版社版繆灵珠的譯本。

在 1908 年，高尔基在写給溫格洛夫教授的信中写道：“我对您个人說，革命对于我有如孕育中的胎儿在蠕动一样，是多么严正合理而又亲切的生活現象；而俄国的革命家——即使也有他們的缺点——那也是非凡的人物，我沒有見到过在精神的优美上和在热爱世界的力量上有与这种人物相媲美的。”①

高尔基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确立了社会历史的規律。他把文学中所发生的变化解釋为一系列的社会条件和階級斗争的結果。高尔基認為作家的个性在确定創作过程的特征上占有重大的地位，他注意到社会条件在形成語言艺术家个性的意义。高尔基說：作家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們对于人民大众的态度。他指出“暴动的农民大众”沒有引起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格里高洛維奇的注意。在評論格列布·烏斯宾斯基的作品时，高尔基非常突出地提出了过去半世紀中俄羅斯文学的根本問題之一——先进的知識分子与人民的相互关系問題。

高尔基在提出人民問題和知識分子对待人民的态度問題时，談到了俄羅斯文学的特殊性。他对俄国文学与西方文学所作的对照是极有意义的。还在 1906 年的时候，高尔基在批判地評述美国的帝国主义“文明”时，在从美国寄給拉德日尼可夫的信中指出了美国出版界可耻的恶劣情况。他在那封信上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知道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出版量时大为惊讶——“他們惊奇得很！”高尔基自豪地做了这

① 高尔基：資料与研究 3 集 112 頁。

样一个推論：1905年革命时期的俄国，尽管有着一切“不幸”，也比美国“自由”得多，当你拿美国的农民或工人，和俄国的农民和工人相比較的时候，这一点尤其明显。

在二十年代，高尔基答美国杂志提出的問題时写道：“……您們所謂的美国文明并沒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我的同情。我認為，您們的文明，是我們这个星球上最畸形的文明，因为这种美国的文明把欧洲文明的多种多样的奇形怪狀，扩大到可怕的程度……

“您們的病态的臃腫的文明，正以駭人的悲剧威胁着您們。”①

高尔基指出了在資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个性的貧乏化，个性的精神基础遭到破坏。在帝国主义分子之間所見到的是“……互相吞蝕的过程：人把人当成仇敵，为爭取腦滿腸肥而处于日常骯髒斗争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單独地厮杀着，由于惧怕被站在身旁的人扼住咽喉，时时回首四顧。”②

高尔基談到个性毁灭的原因时指出，它失掉了与人民有機联系的感觉。这种情况决定了在1905年革命以后反动年代俄罗斯資产阶级文学的墮落。高尔基指出在这一阶段中二十世紀初西欧資产阶级文学对当时俄国社会的不良影响：“我們的文学，是被偉大智慧所耕耘的田地，在不久以前还是一块肥沃的田地，在不久以前还長滿着各种各样的鮮艳的花朵——而今則叢生着凌乱荒蕪的杂草，撒滿了花花綠綠的紙片——

① 高尔基：答美国杂志問，国际文学1941年第6期第137—138頁。

② 高尔基：文学批評文集40頁。

这就是法国、英国和德国書籍的封面，是跟我們格格不入的西方市僧思想的片断，是渺小的思想断片……”①

高尔基把作为“世界上最人道的和最真誠的文学”②的十九世紀偉大的俄罗斯文学，与西方資产阶级的文学对立起来。当然，他指的是我們先进作家們的創作。高尔基強調了俄罗斯文学的教育方針。在回忆年青时期影响他精神发展的因素时，高尔基指出：“这些書洗滌了我的灵魂，給它清除了因貧困和痛苦的現實而感受到的印象；我懂得了什么样的才是好書，并且了解了它对于我的必要性。由于这些書在心灵中沉靜地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在大地上我不是孤独的，因此也不会失望！”③

在俄国知識分子“最可耻的十年”中(1907—1917)，高尔基提醒当代人把視綫轉向十九世紀俄罗斯民主主义文学，并且劝告人們从那里去寻找智慧和心灵上的精神食粮：“在散文中最好的抒情詩人之一列維托夫④的書中，灵魂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拿一本波米亞洛夫斯基⑤和斯列普佐夫⑥的書思索也是很好的。”⑦

① 高尔基：文学批評論文集俄文版 61 頁。

② 高尔基：資料与研究俄文版 1 集 334 頁。

③ 高尔基：在人間。

④ 列維托夫(1835—1877)俄国作家，民主主义者。

⑤ 波米亞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

⑥ 斯列普佐夫(1836—1878)俄国作家。

⑦ 高尔基：文学批評論文補遺俄文版 417—418 頁。

高尔基指出先进的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主义精神，它对解决社会問題的热烈探求，和对人民生活的深厚兴趣。为了了解俄罗斯思想的发展途径，俄罗斯文学的偉大代表者用他們的作品創造了最丰富的資料。高尔基指出俄罗斯优秀作家的創作基础就是現實，就是人民的真实生活。

当高尔基注視着俄罗斯文学的成長過程时，他指出了一个有利地能把它从世界文学中区分开來的特点，这就是它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中，”高尔基写道：“我們年輕的文学是一种惊人的稀有現象；我毫不夸大事實地說，在西方文学中沒有一种文学能如此有力、如此迅速，能在这种强有力的、光輝夺目的才华的光芒中表現出来。在欧洲沒有一人写过如此巨大的，为全世界公認的書，沒有一人能在这种非笔墨所能形容的艰苦条件下，創造出如此惊人的美妙的作品。这一点是可以用西方文学史和我国文学史相比較的方法加以确切不移地規定的；沒有一个地方，能象俄国那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期間出現如此光輝的偉大的名字的星群，也沒有一个地方能象在我们这里那样如此众多的蒙受苦难的作者。”^①

在神話般短促的时间内成長起来的我国文学的高度思想性和完美的艺术性，同时也說明了俄国人民的特殊才能。在百年間，我国人民創造了“……广闊和优美的文学——这就是人民天才的无可爭辯的有力的証明，也是他的应有的驕

① 高尔基：文学批評論文集俄文版 57頁。

傲。……”^①

高尔基繼承着車爾尼雪夫斯基和俄羅斯其他先进活动家的这种思想：認為俄国文学由于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条件而成了解放思想的焦点，他写道：“就在这里，我們也找得到对这样一个事实的說明，就是俄羅斯文学家，正如上文所說，在他們的形象上和概括上都比西歐文学家要更广阔，更客觀……”^②

在指出俄国文学优秀于西歐文学时，高尔基特別指明大多数俄羅斯作家沒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他們把自己的一生，”高尔基在1908年談到俄羅斯作家时說：“全部的心力都花在对全人类真理的热誠說教上，喚醒人們要关怀自己的人民。——但他們并沒有象佛倫遜^③的突出德国人，吉柏林^④的夸大英国人，和邓南遮^⑤的开始特別渲染意大利人那样，使自己人民跟世界分离开。

“俄国作家的心是愛的銀鈴，国内所有生气蓬勃的心灵都听到了他們有預見性的嘹亮的声音。……”^⑥

在俄国文学的巨大成就中，高尔基还指出一个“它对祖国

① 高尔基：文学批評論文集俄文版 129 頁。

②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1939 年版 86 頁。

③ 佛倫遜(1863—?)德国作家。

④ 吉柏林(1865—1936)英国反动作家，不列顛帝国殖民政策的辯护者。

⑤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颓廢派作家，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理論家。

⑥ 高尔基：文学批評論文集俄文版 59 頁。

的偉大功績”，这就是象“对待精神上和社会地位上都平等的同志一样”来对待妇女的态度。高尔基写道：“法国人直到今天还在这个問題上糾纏着，德国人現在剛剛打算接触这个問題，英国人虽然在自己身边給妇女讓出来位置，不过是默默地这样做、勉强地服从势不得已的压力，同时，可以看得出来，他还要反对妇女爭得的权利。我們的文学早在十九世紀的后半期就已經提出了，并且迅速解决了这个問題……”^①

大概，任何一个俄罗斯作家也沒有象瑪克西姆·高尔基那样真誠无私地热爱祖国的文学。在他看来，俄罗斯作家“几乎是英雄的人物，是无比真誠而又满怀偉大愛情的人。”^②

高尔基为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光荣，創造了热情洋溢的頌歌。“……在艺术領域中，在心灵的創造上，俄罗斯人民显示了惊人的力量，”他写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創造出为全世界所称誉的优美的文学、絕妙的繪画和独創的音乐。人民的嘴被封閉了，灵魂的翅膀被束縛了，可是他的心灵却产生了几十个偉大的語言、音乐和繪画的艺术家。

“天才的普希金是我們最大的驕傲，是俄国精神力量最充分的表现，与他并列在一起的有偉大的乐圣格林卡和杰出的布柳洛夫^③；对待自己和別人都是无情的果戈理，忧郁的莱蒙托夫，伤感的屠格涅夫，忿怒的涅克拉索夫，偉大的叛逆者托

① 高尔基：文学批评論文集俄文版 64—65 頁。

② 高尔基致 II · 馬克西莫夫的信(1910年)。

③ 布柳洛夫 (1799—1852) 卓越的俄国画家。

尔斯泰和我們病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克拉姆斯柯依^①、列平、无与伦比的莫索尔斯基、列斯柯夫^②，他們的全部力量和全部生活都貢献于創造俄国人的‘正面典型’，而最后是与众不同的偉大的抒情音乐家柴可夫斯基^③和語言魔术家——奧斯特洛夫斯基^④，这些人都彼此不同……

“所有这偉大的一切，都是俄罗斯在不到一百年之內創造的。使我們为之高兴，且引以为无比驕傲的不仅是十九世紀俄罗斯所产生的許多天才，而且也是这些天才惊人的多样性。……”^⑤

不过，不論高尔基把作家們評价得怎样高，他还是把人民看得高于一切。1913年高尔基在再論卡拉瑪卓夫精神一文中談到俄国文学的偉大意義时，同时指出：比起最有天才的作家們來說，“……俄国和她的人民，是更重要的，更宝贵的……”^⑥

虽然高尔基称赞了俄国文学和俄罗斯艺术，不过，他却完全沒有絲毫的民族局限性。他确信，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苏联各民族之間一定会出現优秀的艺术家和作家。高尔基写道：“艺术的价值是不能从数量而是从質量来衡量的，如果說我們的历史上有过巨人普希金，那并不是說，阿美尼亞

① 克拉姆斯柯依(1837—1887)杰出的俄国画家，艺术活动家。

② 列斯柯夫(1831—1895)俄国作家。

③ 柴可夫斯基(1840—1893)偉大的俄国作曲家。

④ 奧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偉大的俄国剧作家。

⑤ 解放之路第1号 1917年 15頁。

⑥ 高尔基：1905—1916年的論文集 160頁。

人、格魯吉亞人、韃靼人、烏克蘭人和其他各民族不能产生最偉大的文学、音乐、繪画、建筑的巨匠。”①

3

高尔基在他的言論中，把先进的俄罗斯作家的思想性，深刻的进步性，以及他們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提到了首要地位。高尔基在1930年写道：“我不願使‘文化世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起来，而願它和普希金結合起来，因为普希金的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是精神上正常的并使人健全的天才。”② 高尔基在普希金的創作中看到了“人民精神”的体现，和他与十二月党人的亲密关系，他贊叹普希金的“現實的詩歌”。高尔基把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相提并論。

高尔基比其他的文学批评家們更早地指出了普希金的作品与涅克拉索夫的詩篇之間的紧密連系和血緣关系。在引証普希金的詩句“我的健康的批评家”之前，高尔基指出：“这幅乡村小画景，描绘得有如出自涅克拉索夫的手笔一样……”③

1925年，高尔基在美国出版的普希金选集的序言中写道：普希金“……是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汇合起来的奠基人，而这种汇合直到現在仍表現出是俄国文学的特征，它使文学具有自己的色彩和自己的面貌。”④ 关于高尔基認為在普希金作

① 高尔基：在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講話。

② 高尔基：文学批评論文集俄文版397頁。

③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参阅新文藝出版社版171—172頁。

④ 高尔基論普希金“真理报”1938年6月17日。

品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汇合起来”的这种卓越思想，使我們有可能确定现代苏联文学和先进俄罗斯古典作家的繼承性联系，在这里这种“汇合”，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的社会基础上就更加充分、更加深刻了。

高尔基把具有深刻的进步特征的、积极的浪漫主义与带有反动特征的、消极的浪漫主义（例如：在茹可夫斯基的作品中）区别开来。

論到莱蒙托夫的特征时，高尔基說：“……在莱蒙托夫的詩歌中，开始响亮地傳出一种在普希金詩歌中几乎听不到的調子——这种調子就是渴求事业的願望，对生活积极地干預的願望。”^① 高尔基从莱蒙托夫的詩行中，注意到他的不可調和性、和憤怒的悲觀主义底特征。莱蒙托夫的号召斗争、复仇、渴求暴风雨、贊美叛逆、驕傲的人，这些都使这位无产阶级作家觉得亲切而感动。

高尔基非常透彻地說明了莱蒙托夫悲觀主义的社会傾向。为了反对那些認為莱蒙托夫的詩中有着“惡魔性”、“超人的”、神祕的特点的象征主义者和颓廢主义者的意見，高尔基在詩人的悲觀主义中，指出了它积极的意义和喚醒人們要有积极行动的渴望。瑪·高尔基写道：“……莱蒙托夫的悲觀主义是一种积极的感情，在这种悲觀主义里，清彻地傳出他对当代的蔑視和否定，对斗争的渴望和忧愁，以及因为感到孤独，感到軟弱而产生的絕望。他的悲觀主义是完全針對上流社会

①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参阅新文藝出版社版 273 頁。